



这一刻的温暖

冬日里,总有一些细微的温暖感动着同学们。这样的温暖,可能来自老师一封暖心的回信,可能来自校园保洁阿姨找回并默默烘干的手套,可能来自外卖小哥电梯里悉心的守护,可能来自养蚕过程中对生命成长的感悟……这些点滴温情,既帮同学们抵御了严寒,更在心底蕴生出新的希望。

谁是“知心姐姐”

和平区耀华小学四年(2)班 梁赫睿

最近,班里教室后墙上多了一只可爱的小手绘信箱。

班主任说,这叫“魔法信箱”,任何难以对父母开口的心事,都可以写成信投进去,会有一位叫“知心姐姐”的守护者,悄悄为同学们回信。

起初,同学们将信将疑。“‘知心姐姐’会不会是老师的化名?”“秘密真的不会泄露吗?”可是,一天天过去,收到回信的同学,有的抿嘴笑起来,有的眼圈微微泛红,但从没有谁因为信里的内容被额外关注或责备。那份安静而坚定的守护,渐渐融化了我心里的顾虑。

上周二上午,我终于把数学测验失利的沮丧写了下来,然后将信纸折成一只小飞机,轻轻塞进了信箱。第二天一早,我冲进教室直奔信箱——果然,一封回信正静静等着我。信封上手绘着一只熊猫,它裹着围巾,哈出一团白气似的对话框,里面正是我的名字。原来,每一封回信的信封上都标注着收信人的名字,这解决了我们最初的疑问。

拆开信,里面是圆润可爱的卡通字迹:“跌倒一次,是为了记住哪块冰最滑啊,我在你容易踩空的题目旁画了小脚印,跟着走一遍试试!下次,我

们一起滑得更稳。”信纸背面,用橙色笔画了一个散发光芒的小太阳,一角还用透明胶贴着一颗橘子糖。我剥开糖纸,酸甜在舌尖漾开,像有一小团暖意顺着喉咙滑进心窝。

可是,“知心姐姐”到底是谁呢?我们围着班主任追问,她神秘地笑了笑:“这是个温暖的秘密。”

“不如对比字迹!”我忽然灵光一闪。大家小心翼翼地信对折,只露出几个字凑在一起比对——果然,有的清秀工整,有的洒脱飞扬,“知心姐姐”不是一个人。我瞥见了信箱边那沓供取用的信纸,和老师平时发下来的默写纸一模一样。

这时,数学老师抱着教案走进教室。她抬手整理头发时,我看见她左手虎口处,有一小片未洗净的橙色笔痕,像道浅浅的暖阳。

我的手悄悄伸进口袋,握紧那张糖纸,它在我掌心发出细碎而温暖的声响。原来,那些我们熟悉的身影,每天正用另一种方式默默守护着我们。

冬日的教室窗户结着薄霜,可每当我展开信纸,看见那句“我们一起”,玻璃上的冰花仿佛也映出了融融的暖光。

指导教师:刘璐

烘干的手套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四年(1)班 王婧如

今天清晨,细雪毫无预兆地飘落下来,像谁在空中轻轻筛着糖霜。

我缩着脖子正要冲进教学楼,那个熟悉声音穿过清冽的空气抵达耳畔:“闺女,别跑,地滑!”是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保洁张阿姨。她正清扫地上的积雪,嘴里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团成一朵朵小小的云。

直到在座位上坐定,我才习惯性地把手伸进书包侧兜摸索,竟是空的,心里猛地一坠。妈妈织的那双白手套不见了,手套口还有一圈我最爱的雪花图案。

我扑到窗边,楼下已被一层薄雪覆盖,放眼望去一片灰白,哪里还有手套的踪影?

就在我鼻尖发酸、视线模糊的时候,甬道那头,那抹蓝色又缓缓挪了过来。张阿姨提着失物筐,在湿滑的地上步履蹒跚。她抬起头,目光若有所思地掠过一排排窗户——她每天都看着学生们跑进跑出,或许是在犹豫该从哪里问起。忽然,她看见了我,将手里的东西举高了些。

细雪纷飞中,那一点洁净的白,是那么的熟悉,让我的心骤然一跳!

我转身就往楼下跑。“慢点跑!”张阿姨见到我,叮嘱还是那么及时。我

喘着气停在她面前,却发现她手里的手套只是一只,于是说:“阿姨,是、是我的,就一只?”

她笑了,脸上的皱纹被和蔼的笑容舒展:“别急,这只掉在我清扫的道上,还湿了。”她边说边摸着我的手安慰,“哟,这么凉。另一只肯定也掉在不远,我再去找,这只我先帮你烘干。”我还没组织好感谢的话,她便已提着筐离开,边走边仔细四下寻觅。

第二节课间,张阿姨出现在教室门口,对我轻轻招手。这次她手里拿着的已不再是湿漉漉的一只——那双白手套已经被暖气烘干了,并排躺在她的掌心里,蓬松柔软得像一对依偎的云朵。她递过来时,手套带着一股干净而暖煦的气息,像是把一小片阳光叠了进去。“另一只也找到了。”她轻声说,眼角弯弯的,“找遍雪地也没有,却在楼梯拐角看到了。”

戴上失而复得的手套,我感到从指尖到心头都暖融融的。张阿姨每日俯身清扫的,又何止是地面呢?一些被我们匆忙遗落的细小物件,犹如不经意失落的零星温暖,都被她轻轻拾起,妥帖地归还到我们手心里。

指导教师:李艳宇



杨丽莉绘

迟到的14楼

和平区岳阳道小学
五年(12)班 张成睿

上周六傍晚,寒风凛冽。我攥着刚买的薯片踏进电梯,塑料包装窸窣作响。

门刚要合拢,一只棕黄色的泰迪突然蹿了进来,后面跟着一位看手机的阿姨。没拴绳的狗凑到我脚边,仰着脑袋直勾勾盯住我手里的薯片,急得鼻子直“呼呼”喷气,鼻尖几乎碰到我的裤腿,前爪还往上扑。我天生怕狗,瞬间僵在原地,连按“19”的指尖都颤得按不准。

电梯里还有位送外卖的小哥,抱着个保温箱,他见状眉头微蹙。“嘿,狗狗别闹。”他声音有点急,冲狗朝我这边努努嘴。

说着,他侧身挪了两步,动作轻而稳,用那个箱子有意无意地挡在了我和泰迪之间。狗竟不死心,试图从侧面钻过来,他便将脚往前探了探,虚虚地拦着,鞋尖离那棕黄的绒毛只有寸许,既不让狗靠近,也没真的碰到它。他转头对阿姨提高了声音:“您管一下狗吧!”

阿姨这才从手机上移开目光,用脚尖轻轻碰了碰泰迪:“它是闻着味了,其实不咬人。”她语气轻松,视线很快又落回屏幕上,荧光映着她淡漠的脸。我说不出来话来,只攥紧手里的包装袋,快要把薯片捏碎。

小哥没搭腔,仍旧盯着楼层显示屏,嘴唇微微抿成一条线,脚却依旧似有若无地拦着狗,像一道安静的边界,让我和它保持着小小的安全距离。

电梯缓缓上升,按键屏数字悄然熄灭——14楼到了。我下意识往旁边让了让,以为有人要下。可是,小哥和阿姨却都没动。

门又缓缓关上,继续上行。快到19楼时,小哥往门边挪了半步,餐箱抵在身前,形成一个保护我的姿态。门开那一刻,他很快侧过头,目光短暂地掠过我,低声说:“你快走。”

我匆匆跨出去。电梯门合拢的刹那间,小哥的手机响了。我听见他接听解释,声音透过那道行将消失的门缝传来,带着点急促的喘息与歉意:“您是1402吗?……真不好意思,马上就到,刚耽搁了一会儿……”

电梯载着小哥继续上行,往阿姨所在的楼层去了。

我站在安静的楼道里,心底无声地涌起一阵暖意。那份匆忙之中不动声色的护佑——小哥原本该在14楼下,却为我耽搁多坐了几层,那裹在匆忙日程里的善意,比任何言语都更踏实,也更温暖地融入这寒夜之中。

指导教师:王竹嘉

一茧光阴

南开区咸阳路小学
五年(4)班 李之仪

上周一,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,带走了我们班养的几十条蚕。

上午大课间我来到实验室,发现它们一动不动地躺在桑叶上,身体僵硬,如同秋后被遗忘在泥土间的米粒。作为班级观察计划的负责人,我愣在饲养盒前,心里空落落的——几个星期的悉心照料与一日日的期待,仿佛瞬间被寒风卷走了。

科学赵老师看见我失落的样子,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。他拿来镊子,小心地从残破的茧上挑起一缕丝,放在载玻片上。“来看看这个。”他示意我。

我凑近显微镜,慢慢调整焦距,原以为会看到光滑完整的丝线,眼前却展现出一片奇异的景象:无数细亮小柱与丝缕交织,宛如一座凝住的、晶莹的迷宫。“这是它们在最后时刻努力吐出的丝。”赵老师轻声说,“寒流来得太急,丝来不及好好编织,就凝固在这里了,像留给世界的最后信号。”

“最后的信号……”我喃喃重复,忽然想起许多个放学的傍晚,我打着手电筒看它们吃桑叶的样子,沙沙的声响,像窗外下着轻悄的雨。原来它们一直都在努力成长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“老师!”我的声音有些哽咽,“我能不能……把这个‘信号’留下来?比如做个书签。”赵老师微笑:“可以试试。不过这些丝非常脆弱,操作要小心。”

放学后,我独自留在实验室。台灯洒下暖黄的光,我开始了这场小心翼翼的“抢救”。镊子在手中总不听使唤,丝线轻轻一碰就断裂;沾水后它们又容易粘在一起,难以分开。我屏住呼吸,花了将近一个小时,才从碎茧中理出十几根短短的丝。

它们躺在玻璃皿里,灰灰的,看起来干瘪无力。我用老师教的方法,滴上特制的胶水,透明液体缓缓包裹住丝线,将它们固定在凝固的时光里。

做好的书签并不漂亮,胶涂得不均匀,里面封着几个小气泡,边缘也参差不齐。我在顶端仔细地钻了一个小孔,系上了一条蓝色的线。

现在,它就夹在我的语文书里。

这两天每当翻开书,指尖总会先触到它。表面粗糙,带着些许凹凸。它永远不可能化成蝶了,也永远飞不到天空中去。可是,当暖阳透过窗户落在书页上时,这枚小小的书签便会泛起一层淡淡的、温柔的光。

赵老师说得好,化蝶虽然是个美丽的结局,但那些默默啃食桑叶、静静吐丝结茧的日常,那些平凡却从未停止努力生长的过程,才是生命最真实的诗篇。

没能变成蝴蝶的茧让我明白:有些存在,即便未曾抵达期待的终点,依然完整地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光。

指导教师:田桂林